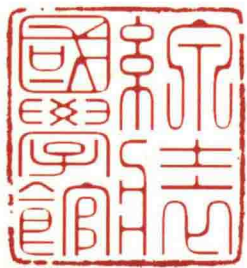


◎战国 孟轲 著

诸子百家 全四卷 ◎第一卷

孟子



綫裝國學館

中國書畫出版社
CHINA PICTORIAL PRESS

孟子

子

綫裝國學館

諸子百家

第一卷·儒家經典

117



綫裝國學館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诸子百家：精华／《綫裝國學館》編委會編．——北京：中國畫報出版社，2011.12 (2017.10重印)
(綫裝國學館)

ISBN 978-7-5146-0295-1

I. ①诸… II. ①线… III. ①先秦哲学 IV. ①B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31134号

綫裝國學館·諸子百家

◎出版人 于九涛

◎总策划 杜京

◎原著 战国·孟轲等

◎编著 綫裝國學館編委會

◎责任编辑 郭翠青

◎出版发行 中国画报出版社

◎地址 北京海淀区车公庄西路三十三号

◎电话 八八四一七三五九

◎网址 www.zghbcs.com

◎印刷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监印 焦洋

◎开本 十六开 (889×1194)

◎印张 四十

◎字数 二百九十一千字

◎版次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第一版

◎印次 二〇一七年十月第四次印刷

◎定价 一百九十八元 (全四卷)

ISBN 978-7-5146-0295-1



9 787514 602951 >

序言

孟子名軻，字子與。戰國時期魯國人，魯國庆父后裔。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戰國時期儒家代表人物。孟子繼承并发揚了孔子的思想，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師，有「亞聖」之称，与孔子合称为「孔孟」。

孟子为了宣揚他的「仁政」和「王道」思想，曾周游齊、晉、宋、薛、魯、滕、梁列國。但由于当时諸侯各國戰亂紛繁，他的仁政學說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根本没人采纳他的治國思想。故而与弟子讲學著书，作《孟子》七篇。

《孟子》一书是孟子的言論汇编，由孟子及



孟子像

其弟子共同编写而成，是继《论语》以后最重要的儒家经典，记述了孟子一生的主要言行，突出地记述了孟子主张仁义、反对暴政和武力兼并的政治思想。孟子根据戰國時期的經驗，在总结各國治乱兴亡的规律之后，提出了一个富有民主性的著名理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通过大量历史事例反复阐述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政治观点。

孟子主张仁义，并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文章长于说理辩论，语言生动，气势磅礴，比喻深刻，论证有力，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影响。

綫裝國學館編委會

目 录

第一篇	梁惠王	〇〇一
第二篇	公孙丑	〇二一
第三篇	滕文公	〇三一
第四篇	离娄	〇四一
第五篇	万章	〇四九
第六篇	告子	〇五五
第七篇	尽心	〇六五



梁惠王

諸子百家

孟子

第一篇

梁惠王

孟子见梁惠王^①。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②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注释

①梁惠王：指当时魏国国君，魏首都在大梁（今

河南开封），故亦称梁国。②家：古时国指诸侯国，

即诸侯的封地；家指大夫的封地。③万乘：一车四马

为乘。古时以拥有兵车的多少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的大

小，『万乘』，即拥有兵车万辆。下文千乘、百乘类

此。

译文

孟子谒见梁惠王，惠王对他说：『老者不远千里

赶来鄙国，一定会有什么对我国有利的办法吧？』

孟子回答说：『大王为何一定要讲利呢？只要

有仁义就行了。大王说「怎样才有利于我的国家」，

大夫说「怎样才有利于我的封地」，士人和老百姓说「怎样才有利于自己」，如果上上下下都这样相互争夺私利，国家就危险了。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那杀死他们国君的，一定是拥有千辆兵车的大夫；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那杀死他们国君的，一定是拥有百辆兵车的大夫。一万辆兵车中既已占有一千辆，一千辆兵车中既已占有一百辆，这些大夫所获取的不能说是不多的了。但如果他们都先求利而后取义，那么，不把国君的权利夺去是不会得到满足的。从来没有讲求仁爱而遗弃自己父母的人，也没有讲求道义而怠慢自己国君的人。所以，大王只要讲仁义就行了，为何一定要讲利呢？』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

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①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麋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於物鱼跃。」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

能乐也。《汤誓》^②曰：「时日害丧？予及女皆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

注釋 ①《诗》：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后为儒家经典之一，亦称《诗经》。下文所引见《大雅·灵台》篇。②《汤誓》：《尚书》篇名。文中记载商汤讨伐夏桀的誓辞。

譯文 孟子谒见梁惠王。惠王正在池塘边上，边左顾右看地欣赏着鸿雁麋鹿，边说：『有德行的人也喜欢享受这些作为乐趣吗？』

孟子回答说：『只有先成为有德行的人，才能够享受到这种乐趣；没有德行的人，即使有这些，也是享受不到这种快乐的。《诗经》上说：「开始规划建设灵台，文王经营巧安排，百姓齐心努力干，灵台落成进度快。文王诫令不着急，百姓如子自动来。文王游览灵园中，母鹿安伏深草丛，母鹿长得肥又美，白鸟洁净羽毛丰。文王游览到灵沼，啊！满池鱼儿欢跳动。」周文王依靠百姓的劳力建筑高台深池，但百姓却很快活，把台叫做「灵台」，把池叫做「灵沼」，还为那里有种种麋鹿鱼鳖而感到高兴。古时有德行的人与百姓同乐，所以能尽情享受快乐。《汤誓》中说：「你这毒日头啊，何时才灭亡？我们忍受不了，

宁可与你同灭。」像夏桀这样没有德行的人，百姓甚至要和他同归于尽，因此他即使有池台鸟兽，难道能独自享受乐趣吗？」

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①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

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曰：『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

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途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

注释

①河：黄河。古时河专指黄河。

译文

梁惠王说：『我对国家，也算尽心尽力了吧，如果河内发生饥荒，我就把那里的灾民迁移到河东，把河东的粮食调拨些到河内。若河东发生饥荒，我也照此办理。考虑邻国的政事，并没有像我一样替人民费尽心力的，然而邻国的人口并没减少，而我的百姓也没增多，这是为何呢？』

孟子回答说：『大王喜好打仗，让我用打仗做个比喻：战鼓咚咚擂响，刀枪锋芒相撞，败军士兵丢下盔甲拖着兵器临阵逃跑，有的跑了一百步停下来，有的只跑了五十步就停下了。如果自己只跑了五十步而嘲笑跑了一百步的人，那怎么样？』

惠王说：『当然不可以，他们只不过没有跑一百步罢了，但也是逃跑呀。』

孟子说：『大王倘若知道这个道理，那就不应指望您的百姓比邻国多了。只要不耽误农民耕种收获的时令，粮食就吃不光了；不用细密的渔网到池塘里捕

捞，鱼鳖就吃不完了；砍伐林木按时节规律，木料就消耗不尽了。粮食和鱼鳖吃不完，木料用不尽，这就使得老百姓养家活口送终葬死没有什么不满。养家活口送终葬死没有不满，这就是王道的开端。

在五亩大的宅院里种上桑树，五十岁的人就可以穿上丝绸衣服了。鸡、狗、猪的饲养不要错过它们繁殖的时机，七十岁老人就可以吃上肉了。每户给百亩耕地，不要耽误它们的农时，几口人的家庭就可以不挨饿了。精心搞好学校教育，反复讲清孝顺父母、敬爱兄长的道理，那么头发花白上年纪的人就不至于在路上行走时背负或头顶着东西了。老年人有绸衣穿有肉食吃，一般百姓不挨饿受冻，做到这样的程度却还不能统一天下而称王，那是不会发生的事。

然而现在，猪狗吃了人的粮食却不知道遏制，路上有饿死的人却不知道去开仓救济，等人饿死了，还推脱说「这不是我治理的问题，是年成的问题」这与杀死了人却要说什么「不是我杀的，是兵器杀的」有什么区别呢？大王只要自己担起责任而不归罪于年成，这样天下的百姓就会有来归顺的了。」

梁惠王曰：『寡人愿安^①承教。』

孟子对曰：『杀人以梃^②与刃，有以异乎？』

曰：『无以异也。』『以刃与政，有以异乎？』

曰：『无以异也。』曰：『庖^③有肥肉，厩^④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⑤；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⑥在其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⑦者，其无后乎！」为其象^⑧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

注释

①安：乐意。②梃：木棒。③庖：厨房。④厩：马栏。

⑤且人恶之：按现在的词序，应是『人且恶之』。且，尚且。⑥恶：疑问副词，何，怎么。

⑦俑：古代陪葬用的土偶、木偶。在用土偶、木偶陪葬之前，经历了一个用草人陪葬的阶段。草人只是略微像人形，而土偶、木偶却做得非常像活人。所以孔子深恶痛绝最初采用土偶、木偶陪葬的人。『始作俑者』就是指这最初采用土偶、木偶陪葬的人。后来这句话成为成语，指首开恶例的人。⑧象：同『像』。

译文

梁惠王说：『我很乐意听您的指教。』

孟子回答说：『用木棒打死人和用刀子杀死人有什么不同吗？』

梁惠王说：『没有什么不同。』

孟子又问：『用刀子杀死人和用政治害死人有什

么不同吗？』

梁惠王回答：『没有什么不同。』

孟子于是说：『厨房里有肥嫩的肉，马房里有健壮的马，可是老百姓面带饥色，野外躺着饿死的人。这等于是上位的人率领着野兽吃人啊！野兽自相残杀，人尚且厌恶它；作为老百姓的父母官，施行政治，却不免于率领野兽来吃人，那又怎么能够做老百姓的父母官呢？孔子说：「最初采用土偶木偶陪葬的人，该是会断子绝孙吧！」这不过是因为土偶木偶太像活人而用来陪葬罢了。又怎么可以使老百姓活活地饿死呢？』

齐宣王^①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

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

曰：『德何如，则可以王矣？』

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

曰：『可。』

曰：『何由知吾可也？』

曰：『臣闻之胡龀^②曰，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

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与？」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不识有诸？」

曰：『有之。』

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为爱也，臣固知王的不忍也。』

王曰：『然，诚有百姓者。齐国虽褊小，吾何爱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曰：『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以小易大，彼恶知之？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

王笑曰：『是诚何心哉！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

曰：『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王说曰：『《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

曰：『有复于王者曰：「吾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则王许之乎？』

曰：『否！』

『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然则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舆薪之不见，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

曰：『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何以异？』

曰：『挟泰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挟泰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

《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王请度之！』

『抑王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然后快于

心与？」

王曰：『否。吾何快于是！将以求吾所大欲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闻与？』

王笑而不言。

曰：『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岂为是哉？』

曰：『否。吾不为是也。』

曰：『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

王曰：『若是其甚与？』

曰：『殆有甚焉。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灾；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

曰：『可得闻与？』

曰：『邹^④人与楚^⑤人战，则王以为孰胜？』

曰：『楚人胜。』

曰：『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异于邹敌楚哉？盖亦反其本矣！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

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途，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

王曰：『吾惛，不能进于是矣。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我虽不敏，请尝试之。』

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注釋

① 齐宣王：姓田，名辟疆。齐威王的儿子，齐湣

王的父亲，约公元前三一一年至三〇一年在位。② 胡

訖：人名，齐宣王身边的近臣。③衅钟：新钟铸成，杀牲取血涂抹钟的孔隙，用来祭祀。按照古代礼仪，凡是国家某件新器物或宗庙开始使用时，都要杀牲取血加以祭祀。④郛：国名，就是当时的邾国，国土很少，首都在今山东邹县东南的邾城。⑤楚：即楚国，春秋和战国时期都是大国。

译文 齐宣王问：『齐桓公、晋文公称霸之事，你能说给我听听吗？』

孟子回答说：『孔子的弟子没有谁谈到过齐桓公、晋文公的故事，因此后代没有流传下来，我也没有听说过。您一定要我说的话，那我就说说以德服天下的「王道」吧？』

宣王问：『怎么样的德，才可以征服天下呢？』

孟子说：『从爱护百姓出发征服天下，就没有人抵挡得住。』

宣王问：『像我这样的国君能做到爱护百姓吗？』

孟子说：『能。』

宣王问：『您凭什么知道我能呢？』

孟子说：『我听胡龁说过这样一件事：大王坐在殿堂上，有人牵着牛从殿堂下经过，大王看见了，就

问：「把牛牵到哪里去？」那人回答说：「将要宰它用血来涂钟。」大王说：「放了它吧！我不忍心看它瑟瑟发抖的样子，这样毫无罪过被送到屠场去。」那人回答说：「那么要把祭钟的仪式废除了吗？」大王说：「怎么可以废除呢？用羊代替它！」不知道有没有这回事？」

宣王说：『的确有这回事。』

孟子说：『有这善心就足够用来征服天下了。百姓都以为大王是吝啬，我可本来就知道大王是不忍心啊。』

宣王说：『对，的确有百姓以为我吝啬。齐国地方虽然狭小，但我何至于吝惜一头牛呢？我就是因为不忍它瑟瑟发抖的样子，毫无罪过却被送到屠场，所以以羊代替它。』

孟子说：『大王对百姓以为您吝啬这一点不要诧异。您用小牲口换下大牲口，他们怎能知道您的深意？不过大王如果同情它没有罪过却被送到屠场，那么牛和羊有什么区别呢？』

宣王笑着说：『这是什么心理呢？我的确不是吝惜财产而用羊来代替牛的。（您这么一说）百姓说我吝啬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孟子说：『不碍事，这是仁心的巧妙体现，眼里只看见了牛却没有看见羊。君子对于禽兽，看见它们活着，就不忍心看见它们被杀死；听到它们的哀鸣声，就不忍心吃它们的肉。所以，君子总要远离厨房。』

宣王很高兴，说：『《诗经》上说：「他人存的心思，我能估摸得到。」说的就是先生哪。我虽这么做了，回头想想为什么这么做，却弄不清自己出于什么心理。先生说出了我的心思，我心里豁然明白了。我的善心与征服天下的王道相合，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孟子说：『有一个人向您报告说：「我的力气足够举起三千斤，却拿不起一根羽毛；我的视力足够看清鸟儿秋天新长的细毛，却看不到一车柴火。」大王相信他的话吗？』

宣王说：『不相信。』

『现在你的恩惠连禽兽都能得到，但功德却不能施加到老百姓身上，原因是什么呢？这样看来，一根羽毛都拿不动，是因为没有把力气用上去；一车柴火都看不见，是因为没有把视力用上去；百姓没有得到爱护，是因为没有把善心用上去。所以大王没有征服

天下，只是不做，并不是做不到。』

宣王说：『不做与做不到两者的表现有什么区别呢？』

孟子说：『用两臂夹着泰山跳过北海，告诉别人说：「我做不到。」这是真的做不到。为长者鞠躬，告诉别人说：「我做不到。」这是不做，不是做不到。所以大王不能用王道统一天下，不是属于夹着泰山跳过北海这一类，而是属于为长者鞠躬这一类。』

『尊敬自己的长辈，从而推广尊敬别人的长辈；爱护自己的小孩，从而推广到爱护别人的小孩。有这样的意思，统治天下就像在手掌中转动东西那么容易了。《诗经》上说：「先给自己的妻子做榜样，从而影响兄弟，进一步以此治理封地和国家。」说的就是将自己对待亲人的善心推广到别人身上罢了。所以推广善心足够用来安抚天下的人民，不推广善心就连妻子、儿女也保护不了。古代的圣人之所以大大超过一般人，没有别的原因，只不过善于推广他们的善行罢了。现今您的恩泽足够布施到禽兽，而百姓却得不到好处，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称一称，这才知道轻重；量一量，这才知道长短，什么东西都这样，人心更是如此。请大王仔细考

考虑！

『大王是否要发动军队，让将士冒着危险，跟诸侯结怨，这样才心里痛快呢？』

宣王说：『不。我怎么会因为这样做而感到痛快呢？我只是想通过这样做来实现我的最大愿望啊。』

孟子说：『大王最大的愿望能说给我听听吗？』

宣王笑着不说话。

孟子说：『是嘴巴不满足肥美的食物，身体不满足轻暖的衣服呢？还是眼睛看不够艳丽的色彩，耳朵听不够美妙的音乐，眼前宠爱的侍从不够使唤呢？这一切，大王的许多官员都能尽量地供给您，大王难道为了这些吗？』

宣王说：『不。我不是为了这些。』

孟子说：『那么大王最大的愿望就可以知道了：您是想扩张领土，使秦楚这些强国都来朝贡，统治中原大地，安抚边地落后部族。如果按您这样的做法去求得您那愿望的实现，就好比爬到树上去抓鱼。』

宣王说：『有严重到如此地步吗？』

孟子说：『恐怕比这还要严重呢？爬上树抓鱼虽然抓不到鱼，但没有灾祸。按您这种做法求得您那愿望的实现，如果尽心尽力去做，结果必定有灾祸。』

宣王说：『能把其中道理能讲给我听听吗？』

孟子说：『假如邹国人与楚国人打仗，大王以为谁胜？』

宣王说：『楚国人胜。』

孟子说：『这样看来，小国当然抵挡不了大国，人口少的当然抵挡不了人口多的，弱国当然抵挡不了强国。天下土地有方圆九个千里那么大，齐国土地截长补短凑拢来也只占九分之一。要以一份征服另外的八份，跟邹国抵挡楚国有什么两样呢？为什么不从根本上考虑问题呢？』

『现在大王发布政令，推行仁道，就会使天下从政的都想在您的朝廷中求取；种地的都想在您的土地上耕种；经商的都想在您的市场里做生意；旅行的都想从您的大道上经过；各国怨恨他们国君的人都想跑到您这里来申诉。如果这样，谁能抵挡得了？』

宣王说：『我头脑昏乱，不能做到这种程度。希望先生帮助我实现愿望，明明白白地开导我。我虽然不聪敏，但希望试一试。』

孟子说：『没有固定的产业却有坚定的道德观念，只有士人才能做到。至于一般老百姓，没有固定的产业也就没有坚定的道德观念了。如果没有坚定的

道德观念，就会为非作歹，违法乱纪，无所不为了。待到犯了罪，再加以惩处，这是坑害百姓。哪有仁爱的人执政却做出坑害百姓的事情的呢？所以贤明的君主规定百姓的产业，一定要使他们上足够赡养父母，下足够抚养妻儿，好年成一年到头丰衣足食，坏年成也不至于饿死。这样再督促他们走上为善的道路，百姓就容易听从了。可是现在呢，规定百姓的产业，上不足赡养父母，下不足抚养妻儿，好年成也是终年困苦，坏年成就不免饿死。像这样就连救活性命都怕不足以做到，哪有闲空讲求礼义呢？大王要施行仁政，那为什么不回到治国的根本上来呢？若在五亩大的宅院里种上桑树，五十岁的人就可以穿上丝绸衣服了；鸡、狗、猪的喂养，不要错过它们繁殖的时机，七十老人就可以吃到肉了；每户给百亩耕地，不要耽误他们的农时，八个人的家庭就可以不挨饿了；精心搞好学校教育，反复讲清孝顺父母、敬爱兄长的道理，那么头发花白上年纪的人就不至于背负或头顶着东西在路上行走了。老年人有丝绸衣穿有肉吃，一般的百姓不挨饥受冻，国家治理达到这样的程度，却不能使天下归顺而称王，那是从未发生过的事。』

庄暴^①见孟子，曰：『暴见于王^②，王语暴以好乐，暴未有以对也。』曰：『好乐何如？』

孟子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他日，见于王曰：『王尝语庄子^③以好乐，有诸？』

王变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

曰：『王之乐甚，则齐其庶几乎。今之乐，犹古之乐也。』

曰：『可得闻与？』

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

曰：『不若与人。』

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

曰：『不若与众。』

『臣请为王言乐。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籥^④之音，举疾首蹙頞^⑤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乐，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⑥之美，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乐田猎，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无他，不与民同乐也。』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籥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

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田猎也？」此无他，与民同乐也。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

注释

①庄暴：齐国的臣子。②见于王：被王接见。

王，齐宣王。③庄子：此指庄暴。④管龠：笙箫之类的乐器。⑤举：都。疾首：头痛。蹙頞：皱着鼻梁发愁的样子。頞，鼻梁。⑥羽旄：此指旗帜。

译文

齐国臣子庄暴来见孟子，说：「我去朝见齐王，齐王告诉我他喜好音乐的事，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接着问：「国君喜好音乐，到底应不应该呢？」

孟子说：「齐王要是非常喜好音乐，那么，齐国差不多就可以治理好了啊！」

过了几天，孟子在谒见齐宣王时问他：「大王曾告诉过庄暴您喜好音乐，有这回事吗？」宣王听了不好意思地说：「我并不是喜好古代的音乐，只不过喜好现在世俗流行一般的音乐罢了。」

孟子说：「如果大王真的非常喜好音乐，那齐国就治理得差不多了。今天流行的音乐和古代遗留下来

的音乐都一样嘛。」齐宣王说：「这个道理可以讲给我听听吗？」

孟子说：「独自一个人欣赏音乐，和别人一起欣赏音乐，哪种更快乐？」宣王说：「当然是跟别人一起欣赏更快乐。」

孟子说：「与少数人欣赏音乐，和与多数人欣赏音乐，哪种更快乐？」齐宣王说：「跟多数人一起更快乐。」

孟子马上接着说：「那就让我来为大王谈谈欣赏音乐和娱乐的道理吧。假如大王在奏乐，百姓们听到大王鸣钟击鼓的声音，又听到吹箫奏笛的乐声曲调，大家都愁眉苦脸相互诉苦说：「我们大王光顾自己喜好音乐，为什么要把我们弄到这般穷困呢？父子不能见面，兄弟和妻儿分离流散。」假如大王去野外打猎，百姓们听到大王车马的声音，见到仪仗的华丽，大家都愁眉苦脸地相互诉苦说：「我们大王这样爱好打猎，我们为什么苦到这个地步？父子不能见面，兄弟和妻儿分离流散。」为什么老百姓会这样，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由于不与民同乐的缘故。」

「假如大王去野外演奏音乐，百姓们听到大王鸣钟击鼓的声音，又听到吹箫奏笛的乐声曲调，大家都